

新式標點

續今古奇觀

短篇名著小說



上海達文書店印行

說小篇短著名

集續觀奇古今

冊壹書全

分陸角貳幣國售實

費匯費郵加酌埠外

標點者湖上漁隱

校者范叔寒

印刷者達文書店

發行者達文書店

分發行者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廿七年八月重版

者行發約特

市中路馬四海上

社書化文新

新式標點

# 續今古奇觀目

- 第一回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 第二回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 第三回 唐明王好道集奇人
- 第四回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 第五回 感神威張德容遇虎
- 第六回 酒下酒趙尼姑迷花
- 第七回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 第八回 烏將軍一飯必酬
- 第九回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 第十回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 第十一回 聞人生野戰翠浮菴
- 第十二回 陶家翁大雨留賓
- 第十三回 趙六老砥牘喪殘生
- 第十四回 酒謀財干郊肆惡
- 第十五回 衛朝奉狼心盤貴產
- 第十六回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一
-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一〇
- 武惠妃崇禪闕異法……………二〇
- 十一娘雲罔縱譚俠……………二九
-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三九
- 機中機賈秀才報怨……………四六
- 十八兄蹤奇村酒肆……………六〇
- 陳大郎三人重會……………六七
- 清安寺夫婦笑締緣……………七七
-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八四
- 靜觀尼畫錦黃沙街……………九四
- 蔣震卿片言得婦……………一〇九
- 張知縣誅梟成鉄案……………一八
- 鬼對案楊化借屍……………二七
-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三四
- 陸惠娘立決到頭緣……………四四

第十七回	西山觀設籙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一五二
第十八回	袁尚寶相術勸名卿	鄭舍人陰功叩世爵	一七三
第十九回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一八〇
第二十回	東廊僧心動招魔	黑衣盜冒名害命	一九五
第二十一回	何道士因術成奸	周經歷因奸破賊	二一四
第二十二回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二二五
第二十三回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續前緣	二三四
第二十四回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	二四四
第二十五回	趙司戶千里遺官	蘇小娟一詩證果	二五四
第二十六回	魯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詆霧僚斷獄	二六二
第二十七回	賄遺金暗中獲雋	拒美色眼下登科	二七三
第二十八回	金光洞主談舊跡	玉虛尊者悟前生	二八三
第二十九回	通閩關擊心燈火	關囹圄捷報旗鈴	二八九
第三十回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前生	三〇五

新式  
標點  
續今古奇觀

第一回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書

得失枯榮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樂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甘貧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

話說一個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一女，招一個女婿。那張老年紀已過七十，因把田地家產盡交女婿，并做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為終身之計。女兒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顏順旨，他也不作生兒之望了。不想以後漸次疎懶，老不堪。忽一日在門前閑立，只見外孫走出來尋公吃飯，張老便道：「你尋我吃飯麼？」外孫答道：「我尋自己的公公，不來尋你。」張老聞得此言，滿懷不樂，便想道：「女兒落地便是別人家的人，果非虛語。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一個偏房，倘或生得男兒，也是張家後代。」隨把自己留下餘財，央媒娶得魯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懷六甲，方及周年，生下一子，張老十分歡喜。親朋之人，皆來慶賀，惟有女婿暗地煩惱。張老隨將此子取名一飛，衆人皆稱他爲張一郎。又過了一二年，張老患病，沉重不起，將及危急之際，寫下遺書二紙，將一紙付與魯氏道：「我只爲女婿外孫不孝，故而娶你爲個偏房，天可憐見，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無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個女人，又不能支持門戶，不得不與女婿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兒，又恐怕他們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啞謎，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廉明官府自有主張。」魯氏依言收藏過了。張老便叫人請女兒女婿來，囑咐幾句，就把一紙遺書與他，女婿接過，看道：「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佔。」

女婿看過大悅，就交付渾家收訖。張老又私把自己餘資與魯氏母子日用之費，問房子與他居住。數日之內，病重而死。那女婿殯葬丈人已畢，道是家財盡是他的，夫妻兩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說。却說魯氏撫養兒子，漸次長成，因憶遺書，帶領了兒子，當官告訴。那官府都道是親筆遺書，既如此說，自應是女婿得的，又且那女婿有錢買囑，誰肯與他分割。親友皆爲張一不平，齊道：「張老病中亂命，如此可笑，却是沒個理會處。」又過了幾時，換了個新知縣，大有才能，魯氏又領了兒子到官告訴，說道：「臨死之時，說書中暗藏啞謎。」那知縣把書看了又看，忽然會意，便叫人將張老的女兒、女婿、衆親眷們及地方父老都來，知縣對那女婿說道：「你婦翁真是個聰明的人，若不是這遺書，家私險爲你佔了。待我讀與你聽。」

張一非我子也，家私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佔。

你道怎麼把「飛」字寫做「非」字，只恐怕舅子年幼，你見了此書，心生謀害，故用此機關，如今被我識出。家財自然是你舅子的，再有何說？」當下提筆把遺書圈斷，家財悉付還張一飛，衆人拱慶而散。方曉得張老與子命名之時，就有這般心機，正是：

異姓如何擁厚資，應歸親子更何疑，書中啞謎誰能識，大尹神明果足奇。

而今再說宋朝汴梁西關外義定坊有僑居民，劉大名，天祥，娶妻楊氏，胞弟劉一名天瑞，娶妻張氏，嫡親數口兒同家過活，不曾分居。天祥沒有兒女，楊氏是個二婚頭，初嫁時帶個女兒來，俗名叫做油瓶，天瑞生個孩兒，叫做劉安住。本處有個李社長，生一女兒，名喚定奴，與劉安住同年。因爲李社長與劉家交厚，從末生時，指腹與劉安住二歲時節，天瑞已與他聘定李家之女子。那楊氏甚不賢惠，又私心要等女，長大招個女婿，把家裏多分與他，因此妯娌間時常有些說話的，虧得天祥兄弟和睦，張氏也自順氣不致生隙。不想着荒歉之歲，六科未收，上司發下明文，着居民分房減口，往他鄉外府趁熟。天祥與兄弟商議，便去遠行。天祥道：「哥哥年老，不可他

出待兄弟帶領妻兒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請將李社長來對他說道：「親家在此，只因年歲荒歉，難以度日，上司旨意，令居民減口，往他鄉趁熟。而今我兄弟三口兒擇日遠行，我家自來不曾分居，意欲寫下兩紙合同文書，把應有的莊田物件、房廊屋舍，皆寫在這文書上，我每人各收留下一紙，兄弟一二年回來便罷。若兄弟不來，其中萬一有些好歹，這紙文書便是個老大的證見。特請親家到來作個見人，與我兩個字兒。」李社長應承道：「當得當得。」天祥便取出兩張素紙，舉筆寫道：

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幼姪安住，因六科不收，承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往各處趁熟。弟天瑞自願挈妻帶子往他鄉趁熟，一應家私房產，不曾分房，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

年月 日立文書人劉天祥 親弟劉天瑞 見人李社長。

當下各人畫個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紙，款待了李社長，自別去了。天瑞揀了個吉日，收拾行李，辭別兄嫂而行。兄弟二人皆各流淚，惟有楊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門，甚爲得意。天瑞帶了妻子，一路凜風宿水，不多幾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那邊正是豐稔時年，諸般買賣好做，就租個富戶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個富戶張員外，雙名秉彝，渾家郭氏，夫妻兩口，爲人疏財仗義，好善樂施，廣有田莊地宅，只是寸男尺女，并無以此心中不滿。見了劉家夫妻爲人和氣，十分相得。那劉安住年方三歲，張員外見他生得眉清目秀，乖巧聰明，心中十分忻愛，與渾家商議要過繼他做個螟蛉之子。郭氏心中也正要如此，便央人與天瑞和張氏說道：「張員外看見你家小官人十二分的得意，有心要把他做個過房兒子，通家來往，未知意下如何？」天瑞和張氏見富家要過繼他的兒子，有甚不願意處，便回答道：「只恐貧寒不敢仰攀，若蒙員外如此美意，我夫妻兩人住在這裡，可也增好些光彩哩。」那人便將此話回覆了張員外，張員外夫妻二人甚爲快樂，便揀了個吉日，過繼劉安住，就叫爲張安住。那張氏與員外是爲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與天瑞認爲郎舅，往來交厚，房錢衣食，皆不要他出。

了。自此將及半年，誰料劉家夫妻二人染了疫症，一臥不起，張員外見他夫妻病了，視同骨肉，延醫調治，只是有增無減。不上數日，張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場，又得張員外買棺殮殮。過了幾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痊，便央人將員外請來，對他說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話兒，敢說得麼？」員外道：「姐夫，我與你義同骨肉，有什吩咐，皆在不才身上，決然不負所托，但說何妨？」天瑞道：「小生嫡親的兄弟兩人，當日離家的時節，哥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收一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證。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誰知命舛時乖，果然做了他鄉之鬼。安住孩兒幼小無知，既承大恩人過繼，只望大恩人虔修陰德，將孩兒撫養成人長大後，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我夫妻兩把骨殖埋入祖墳之側。小生今生不能補報，來生來世，情愿爲犬爲馬報答此恩，是必休迷了孩兒的本姓。」說了淚如雨下。張員外也下了淚，滿口應承，又將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書與張員外收了。挨至晚間，瞑目而死。張員外又備了棺木衣衾，盛殮已畢，將他夫妻兩口棺木暫埋入祖墳之旁。自此撫養安住，如同己出。安住漸次成人，也不與他說就裏，送他到學堂裏讀書。安住伶俐聰明，過目成誦，十餘歲五經子史無不通曉，而且爲人和順，孝敬二親，張員外夫妻珍愛也似己生的待他。每年春秋節令，帶他上墳，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皆不與他說明緣故。彈指之間，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長成十八歲了。張員外正與郭氏商量，要與他說知前事，着他歸宗葬父。時遇清明節令，夫妻兩口又帶安住上墳，只見安住指着傍邊土堆問員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這墳墓，一向不會問得不知是我甚麼親眷，乞與孩兒說知。」張員外道：「我兒，我正待要對你說着，你還鄉，只恐怕曉得了自己爹爹媽媽，便把我們撫養之恩，皆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張，也不是這真人氏，你本姓劉，東京西關義定坊居民劉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劉天祥。因爲你那裏六科未收，分房減口，你父親母親帶你到這裏趁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於此。你父親臨終時節，遺留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皆在這文書上，待叫你成人長大，與你說知就裏，令你帶這文書去認伯父母，就帶這骨殖去祖



坟安葬。兒問，今日不得不說與你知道。我雖無三年養育之苦，也有一十五年抬舉之恩，却休要忘我夫妻兩口兒。」安住聞言，哭倒在地。員外和郭氏叫喚蘇醒。安住又對父母的坟哭拜一場道：「今日方曉生身的父母。」就對員外郭氏道：「稟過爹爹母親孩兒既知此事，時刻也遲不得了，乞爹爹把文書付我，須速帶了骨殖往東走一遭去，埋葬已畢，再來侍奉二親，未知二親意下何如。」員外道：「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當得你，只愿你早去早來，免使我兩口兒懸望。」當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起行裝，次日拜別了父母，員外就取出合同文書與安住收了，又叫人起出骨殖來與他帶去。臨行員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戀家鄉，忘了我認義父母。」安住道：「孩兒怎肯做知恩不報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奉。」三人各洒淚而別。安住一路上不敢遲延，早來到東京西關義定坊了。一路問到劉家門首，只見一個老婆婆站在門前，安住上前唱了喏道：「有煩媽媽與我通報一聲，我姓劉名安住，是劉天瑞的兒子，問得此間是伯父伯母的家裏，特來拜認歸宗。」只見那婆子聽得此言，便有些噴色，就問安住道：「如今二哥二嫂在那裏？你既是劉安住，須有合同文字爲照，不然一面不相識的人，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虧得義父撫養到今，文書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我就是劉大渾家，既有文書，便是真的了，可把與我，你自站在門外，待我將進去與你處對角，看過了，接你進去。」安住道：「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打開行李，把友書雙手呈將過去。楊氏接得，向裏頭去了。安住等了半日，不見出來。原來楊氏的女兒已贅了女婿，滿心把家產盡數與他，且夜防的是叔姪姪兒回來。今見說叔姪皆死，伯姪二人又從不曾認識，可以欺騙得的，當時賺得文書到手，緊緊收在懷中私處，却待他再來纏時，與他白賴。劉安住等得肚飢口渴，人影也不見一個，又不好一直走進去。正在疑心之際，只見前面走將一個老年的人來問道：「小哥你是那裏人，爲什事在我門首呆呆立住？」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麼？則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帶了去潞州趁熟的劉安住。」那人道：「如此說起來，你正是我的姪兒，你那合同文書

安在？安住道：「方才伯娘已拿將進去了。」劉天祥滿面堆下笑來，提了他的手，來到前房，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兒行路勞苦，不須如此。我兩口兒年紀老了，真是風中之燭，自你三口兒去後，一十五年，杳無音信，我們兄弟兩個，只看你一個人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得我眼也花，耳也聾了。如今幸得孩兒回來，可喜可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與你一同回來，看我們一看？」安住扑軟已淚下，就把父母雙亡、義父撫養的事務，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劉天祥也哭了一場，就喚出楊氏來道：「姪兒在此見你哩。」楊氏道：「那個姪兒？」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劉安住。」楊氏道：「那個是劉安住？這裏哨子每極多，大分是見我們有些家私，假裝做劉安住冒認的。他爹娘去時，有合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如無便是假的，有什麼難見處？」天祥道：「方才孩兒說道，已交付與他了。」楊氏道：「我不曾見。」安住道：「是孩兒親手交與伯娘的，怎如此說？」天祥道：「大娘休鬧氣，孩兒說你拏了他的。」楊氏只是搖頭不肯承認。天祥又問安住道：「這文書委實在那裏，你可實說。」安住道：「孩兒怎肯有欺，委實是伯娘拏了，人心天理，怎好賴得？」楊氏罵道：「這個說謊的小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天祥道：「大嫂休要鬧氣，你果然拏了，與我一看看何妨？」楊氏大怒道：「這老子也好糊塗，我與你夫妻之情，倒信不過一個壽生的人，倒并不疑心的。這紙文書，我要他糊窗兒有何用處？若果姪兒來，我也歡喜，如何肯瞞留他的。這花子故意來捏舌哄騙我們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你孩兒情愿不要家財，只要傍住祖坟上，埋葬了父母這兩把骨殖，我便仍到潞州去了，你孩兒須有安身立命之處。」楊氏道：「誰聽你這花子巧言花語？」當下提起一條桿棒，望安住劈頭劈臉打將過來，早把他頭兒打破了，鮮血迸流。天祥雖在傍解勸喊道：「且問個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認得姪兒，見渾家抵死不認，不知是真是假，好生委決不下，只得由他。那楊氏將安住推出門前，把門閉了。劉安住氣倒在地，多時，漸次蘇醒轉來，對住父母的遺骸，放聲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際，只見前面又走過一個人來，問道：「小哥你那裏人，爲什麼在此啼哭？」

「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跟父母去趁熟的劉安住。』那人見說吃了一驚，仔細相了一相問道：『誰人打破你的頭來？』安住道：『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拏了我的合同文書，抵死賴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那人道：『吾非別人，就是李社長，你是我的女婿。你且把十五年來的事細細與我述一回，待我與你做主。』安住見說是丈人，恭恭敬敬唱了個喏，哭告道：『岳父聽當：當初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州高平縣下馬村張東驛員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張員外認我爲義子，抬舉得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義父方與我說知就裏，因此挑了我父母兩把骨殖來認伯伯。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裏去告訴？』說了，淚如泉湧。李社長氣得面如紫紅，又問安住道：『那紙合同文書既被賺去，你可記得麼？』安住道：『記得。』李社長道：『你背來我聽。』安住從頭念了一遍，一字不差。李社長道：『果是我的女婿，不消說得。這度婆婆好生無理，我如今敲進劉家去說，待他轉便罷，說不轉時，現今開封府尹是包龍圖相公，十分聽察，我與你同告狀去，不怕不斷還你的家私。』安住道：『全仗岳父主張。』李社長當時趕進劉天祥的門，對他夫妻兩個道：『親翁親母什麼道理，姪兒回家，如何不肯認他，反把他的頭也打破了？』楊氏道：『這個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中打渾，他既是我家姪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的字，若有那文書時，便是劉安住。』李社長道：『他說是你賺來藏過了，如何白賴？』楊氏道：『社長也好笑，我何曾見他的，却是指鬼一般。別人家的事情，誰要你多管。』當下又舉桿棒要打安住。李社長恐怕打壞了女婿，挺身阻住，領了出來道：『這度婆婆使這般的狠毒陰謀，難道不認就罷了，不得和你干休。賢婿不要煩惱，且帶了父母的骨殖和這行李，到我家中將息一宵，明日到開封府進狀。』安住從命，隨了岳父一路到李家來。李社長又引他拜見岳母，安排酒款待他，又與他包了頭，用藥敷治。次日清早，李社長寫了狀詞，同女婿到開封府來。候了一刻，龍圖已陞堂了，李社長和劉安住常堂叫屈。包龍圖接了狀詞，看畢，先叫李社長上去，問了情由。李社長從頭說了。包龍圖道：『莫

非你是包攬官司教唆他的麼？」李社長道：「他是小人的女婿，文書上原有小人的花押，憐他幼稚含冤，故此與他伸訴，怎敢欺我青天爺爺？」包龍圖道：「你會說認得女婿麼？」李社長道：「自三歲離鄉，今日方歸，不會認得。」包龍圖道：「既認不得，又失了合同文書，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長道：「文書除了劉家兄弟和小人，並無一人看見，他如今從頭至後背來，不差一字，豈不是個老大的證見？」包龍圖又喚劉安住起來，問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說了，又驗了他的傷，問道：「莫非你果不是劉家之子，借此來行拐騙的麼？」安住道：「老爺天下事是真難假，如何做得這沒影的事體？况小人的義父張乘彝，大有田宅，也夠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說過情願不分我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入祖墳，便仍到潞州義父處居住。望爺爺青天詳察。」包龍圖見他兩人說得有理，就准了狀詞，隨即喚劉天祥夫婦同來。包龍圖叫劉天祥上前問道：「你是個一家之主，如何沒些主意，全聽妻言？你且說那小厮果是你的姪兒不是？」天祥道：「爺爺小人自來不曾認得姪兒，全憑着合同文書爲證，如今這小厮抵死說是有，妻子又抵死說沒有，小人又沒有背後眼睛，爲此委決不下。」包龍圖又叫楊氏起來，再三詰問，只是推說不會看見。包龍圖就對安住道：「你伯伯伯娘如此無情，我如今聽憑你着實打他，且消你這口怨氣。」安住忽然下淚道：「這個使不得，我父親尙是他的兄弟，豈有姪兒打伯父之理？小人本爲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非是爭財說產，若是要小人爲此逆倫之事，至死不敢。」包龍圖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已有幾分明白，當下又問了楊氏幾句假意道：「那小厮果是個拐騙的情理難容，你夫妻們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這厮下在牢中，改日嚴刑審問。」劉天祥等三人叩頭而去。安住自到牢中去了。楊氏暗暗的歡喜。李社長和安住皆懷着鬼胎，疑心道：「包爺向稱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監禁？」却說包龍圖密地的吩咐牢子不准難爲劉安住，又吩咐衙門中人張揚出去，只說安住破傷風發，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那張乘彝來，不多一日，張乘彝到了，包龍圖問了他的備細，心下大明。次日簽了聽審的牌，又密囑牢子，每審時如何如何隨

即將一千人拘到。包龍圖叫張秉彝與楊氏對辯，楊氏只是硬爭不肯放鬆一句。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只見牢子回說道：「病重垂死，行動不得。」當下李社長見了張秉彝問明緣故不差，又忿氣與楊氏爭辯了一回。又見牢子們來報道：「劉安住病危死了。」那楊氏不知利害，聽見說是死了，便真死了，拜謝天地，到免了我一家累。包爺吩咐道：「劉安住得了何病而死，快叫作人相視了回話。」作人回說：「相得死屍約年十八歲，太陽穴爲他物所傷致死，四周有青紫痕可驗。」包龍圖便道：「今却怎麼處到弄做人命官事，一發重大了。」問那楊氏，那小廝是你甚麼人，可與你關什親麼？楊氏道：「其實不關甚親。」包爺道：「若是關親時節，你是大他是小，縱然打傷身死，不過是誤殺子孫，不致傷命，只罰些銅錢贖，既是不關親，你豈不聞得他是別處人，你不認他罷了，拿什麼器械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說：「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將伽來枷了這婆子，在死囚牢中交秋處決，抵這小廝的命。」只見兩旁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就抬過一面枷來，嚇得楊母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爺爺，他是小婦人的姪兒。」包龍圖道：「既是你的姪兒，有何憑據？」楊氏道：「現有合同文書爲證。」當下身中摸出文書，遞與包公看了，又對楊氏道：「劉安住既是你的姪兒，我如今令人扛他的屍首出來，你須領去埋葬，不可推却。」楊氏道：「小婦人情願殯葬姪兒。」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對他說道：「劉安住，早被我賺出合同文書來。」安住叩頭謝道：「若非青天老爺，真是要屈殺小人了。」楊氏抬頭看時，見他容顏如昨，打破的頭也好了，滿面羞慚，無言抵賴。包青天遂提筆判曰：

劉安住行孝張秉彝施仁，皆爲罕有，俱各旌表門閭。李社長將女擇日成婚。劉天瑞夫妻骨殖准葬祖塋之旁，知劉天祥矇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楊氏本當重罪，罰銅准贖。楊氏贅婿，原非劉門瓜葛，即時逐出，不得佔家財產。判畢，發放了人犯，各自歸家，衆人叩頭而出。張員外寫了通家名帖，拜了劉天祥，張員外先回潞州去了。劉天祥到家，將楊氏埋怨了一場，就同姪兒將兄弟的骨殖埋在祖塋之旁。已竣，李社長選了吉日，贅女婿過門成婚。

一月之後，夫妻兩口同到潞州，拜了張員外和郭氏。後來劉安住出仕貴達，劉天祥張員外各皆無子，兩姓的家私皆是劉安住一人承當，可見榮枯分定，不可強求。所以宣這個話本奉戒世人，切不可爲着區區財產，傷了天性之恩。有詩爲證：

螟蛉義父猶施德，骨肉天親反弄奸，日後方知前數定，何如休要弄機關。

## 第二回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讚曰：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踰闕，謨能致遠，賭彼英英，慚斯讓讓。

這幾句贊，是贊那有智婦人勝過男子，假如有一種能文的女子，如班婕妤、曹大家、魚玄機、薛校書、李季蘭、李易安、朱潔直之徒，上可以并駕班楊，下可以齊驅盧駱，有一種能武的女子，如夫人城娘子、軍高涼洗氏、東海呂母之輩，智略可方韓范，雄名可賽關張，有一種善能識人的女子，如卓文君、紅拂妓、王渾妻、鍾氏、韋臬妻、母苗氏之輩，俱另具法眼物色塵埃，有一種報仇雪恥女子，如孫翊妻、徐氏、董昌妻、申屠氏、龐娥親、鄒僕婦之輩，俱中懷膽智，力敵強梁，又一種希奇作怪女扮男的女子，如秦木蘭、南齊東陽婁、唐貞元孟姬、五代臨卽黃崇嘏，俱以權濟變，善藏其用，窺身佳人，既不被人識破，又能自保其身，多是男子漢未必假得來的。而今更說一遭遇大難，女扮男身，用盡心機，受盡苦楚，又能報仇，又能守志，一個奇絕的女人，真是千古罕聞。有詩爲證：

俠概惟推古劍仙，除兇雪恨只香烟，誰知估客王奇女，隻手能翻兩姓冤。

這段說文乃是唐元和年間豫章郡有個富人姓謝，家有巨產，埋名在商賈間。他生有一女，名喚小娥，生八歲，母親早喪，小娥雖小，身體壯健如男子形。父親把他許了歷陽一個俠士，姓段名居貞，那人負氣仗義，交遊豪俊，却也在江湖上做大買賣。謝翁仰其聲名，雖是女兒，尙小，却把來許下了他，兩姓合爲一家，同舟載貨往來吳楚之

間，兩家兄弟子姪童僕等衆，約有數十多人，盡在船內貿易，輜重充盈。如是幾年，江湖上多曉得是謝家船，照耀耳目。此時小娥年已十四歲，方才與居貞成婚，未及一月，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陽湖口，遇見幾隻江洋大盜的船，各持器械團圍住，爲頭的兩人當先跳過船來，先把謝翁與段居貞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以後，衆人一齊動手排頭殺去。總是一個船中躲得在那裏，間有個把慌忙奔出艙來，又被盜船拿去殺了；或有得跳在水中，只好遇個全屍了。湖水溜急，總無生理。謝小娥乘衆盜殺人之時，忙自去了，在別船上一個失足，跌下水去了。衆盜席捲舟中金帛財寶一空，將死屍皆拋在湖中，棄船而去。小娥在水中漂流恍惚之間，似有神明護佑，流至一隻漁船邊，漁人夫妻兩個將他撈救起來，見是一個女人心頭尚暖，知是未死，拿了幾件破衣破襖代他換了濕衣，放在艙中，眼看小娥目中泛出無數清水，不多幾時醒將回來，見在漁船之中，想起了父與夫被殺的光景，放聲大哭。漁翁夫婦問其原故，小娥把湖中遇盜，夫妻兩人口皆被殺害的情由述了一回。原來謝翁與段俠士之名聲聞江湖上，漁翁也皆曾受過他的，小惠聽說了不勝駭異，就姑且留他在船中，調息了幾日。小娥覺得身子好了，他是個點頭會意的人，曉得漁船生意淡泊，便想道：『我怎好打吵得他，不免辭謝了他，我自上岸，一路乞食，再圖安身立命之處。』小娥從此利了漁翁夫婦，沿途抄化。到建業上元縣，有一妙果寺，中是尼僧，有個住持尼僧淨悟，見小娥言語伶俐，說着遇難，因此好生哀憐，就留他住在寺中心中，要留他來做個徒弟。小娥也情愿出家道：『一身無罪，畢竟是皈依佛門，可以了此終身，但父夫難殺之仇未報，不敢便自落髮，且隨緣度日，以待他年再處。』小娥自此日間在外乞化，夜間仍歸寺中安息，晨昏隨着淨悟做功課，稽首佛前，心中就默禱祈求報應。一日夜間，夢見父親謝翁來對他道：『你夢曉得殺我的姓名，有兩句謎語，你須牢牢的記在心中。』

車中猴東門草

說罷，正要再問，父親撒手而去。大哭一聲，忽然驚醒，夢中之語，明明謹記，只是不解。隔了幾日，又夢見丈夫段

居貞來對他說殺我的人姓名也是兩句謎語：

禾中走一日夫。

小娥連得了兩夢，便道：「此是亡靈未泯，故來照應，却是如何不把真姓名說了，却用此謎語，想必是冥冥之中天機不可輕洩，所以如此。如今既有這十二字謎語，必有一個解說，雖然我自己不曉，天下豈少聰明的人，不問好歹，求他解說出來。」遂走到淨悟房中，說了夢中之言，就將一張紙寫着十二字藏在身邊，就對淨悟道：「我出外乞食，逢人便去求解。」淨悟道：「此間瓦官寺有個高僧，法名齊物，極好學問，多與官員士大夫往來，你可將此十二字到彼求他一解，他必能參得透。」小娥依言，即到瓦官寺求見齊公。稽首畢，便道：「弟子有冤在身，夢中得了十二字的謎語，藏入姓名，自家愚昧，參解不出，拜求老師父解一解。」就將袖中所書一紙，雙手遞與齊公。齊公看了，想了一刻，稽首道：「解不得，解不得，但老僧此處來往人多，當記着在此逢人問去，倘遇着高明之人，解得，當以相告。」小娥又稽首道：「若得老師父如此留心感謝不盡。」自此謝小娥沿街乞化，逢人便把幾句求解，齊公有客來到，便舉此謎語相商。小娥也時時到寺中間齊公的消息。如此多年，再沒有人解出。却說唐元和八年春，有個洪州李判官李公佐在江西解任，扁舟東下，停泊建業，到瓦官寺遊耍。僧齊公一向與他相厚，出來接陪，登樓閣眺，這談古說今之次，齊公道：「檀櫚博覽，今有一謎語求檀櫚一猜。」李公佐笑道：「我師好學，何至此稚子氣。」齊公道：「非是作戲，有個緣故。此間婦婦謝小娥示我十二字謎語，每來寺中求解，說道中間藏了仇人姓名，老僧不能解，遍示來往遊客，亦多茫然，已多年矣，故此求明公一商之。」李公道：「是何十二字，且寫出來猜一猜看。」齊公就提筆把那十二字寫出來。李公佐見了一遍道：「此何難解，何至無人識得。」遂將十二字念出，念了又念，把頭點了點，靠在窗檻下，把手在空中畫了又畫，默然想了一會，拍手道：「是了，料無一差。」齊公速要請教李公佐道：「且慢說破，快去召那個婦婦來解與他。」齊公即叫行童到



妙果寺尋取謝小娥來，齊公對他道：「可拜見了此官人，能解謎語。」小娥依言上前拜見了。李公佐開口問道：「你且說你的根由來。」小娥嗚咽哭將起來，好一會說話不出。良久方說道：「小婦人丈夫皆爲江洋大盜所殺，以後夢見父親說道：『殺我者車中猴，東門草。』又夢見夫來說道：『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自家愚昧，解說不出，請求傍人，再無人省悟。歷年已久，不識名姓，雪冤無路，啣恨無窮。」說罷又哭。李公佐笑道：「不須煩惱，依你所言，下官皆與審詳在此了。」小娥住了哭，求明示。李公佐道：「殺你父者是申蘭，殺你夫者是申春。門中有東，乃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田，出兩頭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一加一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父是申蘭，殺你夫是申春明矣，何必更疑。」齊公在傍聽解，撫掌大笑道：「數年之語，一日豁然，非明公聰明蓋世，何能及此。」小娥更加大哭道：「若非尊官，到底不曉仇人姓名，冥冥之中負了夫父。」再拜叩謝。就向齊公借筆來，將申春四字寫在內衫一條帶子上了，拆開裏面，反將轉來，仍舊縫好。李公佐道：「寫此做甚？」小娥道：「既有了姓名，身雖小子，不問那裏，勢將必殺此二賊以復其冤。」李公佐與齊公嘆道：「壯哉，壯哉！然此事却非容易。」齊公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此婦堅貞之性，數年以來，老僧頗識之，彼是不肯作浪言的。」小娥因問齊公道：「此官人姓氏官族，愿乞示知，以記不忘。」齊公道：「此官人是江西洪州李二十三郎也。」小娥再三頂禮念誦，流涕而去。李公佐飲罷了酒，別了齊公，下船解纜，自往家中去了。小娥自得李判官解得二盜姓名，便立心尋訪，自念身是女子，出外不便，心生一計，將累年乞化所得銀錢，買了男子衣服，打扮爲男子，改名謝保，又買了利刃一把，藏在衣衿底下，想道：「湖中遇的盜，必是原在江湖上走，方可探聽消息。」逐日在埠頭伺候，看見船上有雇人，就隨了傭工度日。在船上時，動作謹慎，并不懈怠，人皆歡喜用他，他也不拘一個船上，若雇着的便去。商船上下往來之人，看看多熟了，小心謹祕，一不露一毛破綻出來，但是船到之處，不論那裏上岸，